雙槐歲抄

雙槐歲抄叙

宋左禹錫裒諸家雜說為百川學海元陶九成纂經史百氏為說郛類書紀載庶其備矣今予觀於黃公雙槐歲抄甚有所淂而嘆古人多遺論也夫長樂黃公南海人也蘊道立德博學宏

詞艳志負才思奮庸於時以大
厥施起鄉薦養太學顧乃弗録
南宮僅典一邑以老平生摻觚
著述凡所聞見朝披夕撰日積
月累始
景帝嗣位七載建
孝皇御極八禩歲抄乃成

聖神功德書焉人文典禮書焉天地祥眚書焉經史異同書焉懿行美政書焉異端奇術書焉考諸既往驗諸將來大有關繫殊非裂道德乖倫彝拂經背正貴歲月於鉛槧者比也故今考之為卷十為目二百二十約可該

博小可括大簡可勝緐無蹈襲無補綴無標竊可信可法可觀可興可以訓誡勸懲罔不具焉許者以為應仲遠之風俗通蔡中郎之勸學篇不是過也乃若博古物如張華聚奇字如楊雄索異事如贊皇公知天竆數如

淳風一行可無其長亦何必訂古語為鈐契究諺談為稗官搜神怪為鬼董燕資謔浪調笑為軒渠子以稱雄於枝苑談圃為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萬世作者法程也茲長樂公殫智竭勞畢四

十年遵孔氏之遺敎輯僞者之
完書示今傳後不亦賢於人遠
矣共我
朝宣正以至弘德館閣臺省宗工
學士各紀聞見著爲録記談說
自成一家邇年尚述大夫萃而
傳之名曰今獻彙言博物洽聞

殆與黃公斯抄互相羽翼左陶

二子惡足專美前世哉小子無

似幸不棄於泰泉詹學鉅篇示

執受迪多矣敢拾俚語置諸末

簡詢芻蕘之一得采葑菲而不

違竊屬望於博雅君子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秋八月望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刑
部右侍郎致仕前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奉
勅總督漕運巡撫山東南畿大庾
劉節書

雙槐歲抄序

夫著道莫最乎纂述厥用維五而疵亦稱是焉盖敘古者用乎擇者也賛今者用乎確者也品才者用乎公者也考業者用乎會者也諦文者用乎理者也是故美具於擇惡濫以蔽美也鑒

永於確惡誣以廢鑒也賢重於公惡闇以妨賢也功即於會惡紊以隱功也作貫於理惡謬以類作也斯篡述之恒局云予觀長樂令黃公雙槐歲抄未嘗不心注其思而深慨其遇矣夫是之為書言乎其古也蒐羅群籍

維典乃憲闢則武庫洞開而神物焜燿粹其擇矣言乎其今也明良之際開物成務攡日月而躡雲漢昭其確矣言乎其才也柔瑩弃瑕而眚靡德棆廓其公矣言乎其業也因事以表伐而審勢以裁變標其會矣言乎其文

也穠辭謠讖据摭罔漏然卒規
之於雅節綜其理矣居諸中秘
鑒戒其倫乎推諸州里道化其
興乎施諸四方文儒學士不有
矜快於先覩者乎昔應劭沿風
俗而通義成世南工賦詠而書
抄冨温公志獻納而稽古詳東

萊蒐演撰而事記顯馳藝苑者籍餘沃馬玩是書之華固足以比隆於諸子要之精蘊宜未可以紀載窺也雖然予故有深慨焉公惟篤古之行超萃其才内弸亮而外宣風蓋優舉焉乃蹶格於五事驥淹於百里四十年

佳濟之懷附之鉛槧以老所謂德澤不加于時欲垂空言以詔後世者無亦異代而同遭歟抑慶澤之源猶伭倈也於語有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粤洲封君相世世弗耀而風操特重宮端先生蔚然懸深源之望於天下

雙槐名亭始有俟耶王氏徵之
矣書十卷凡二百二十篇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
郎致仕前巡撫雲南湖廣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南海
黃東書

雙槐歲抄序

儒者之學通古今達事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予質性踈魯雖頗嗜學然於道望洋殊未有得乃日事操觚每遇所見所聞暨所傳聞大而縹緗之所紀小而芻蕘之所談輙即抄錄歲自景泰丙子以迄于今四十年于兹而編成焉凡

聖神功德必書崇大本也人文典禮必書急大務也天地祥眚必書期大化也經史異同必書決大疑也懿行美政必書昭大節也異端竒術必書正大經也言令必稽諸古言天必徵諸人言變必揆諸常言事必歸諸理此予著述之志也自顧學識譾陋擇焉而不精詞藻犕弱語焉而不詳蒐括

跦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毛舉細瑣猶入室觀近而遠不察徒爲飾轃覆瓿之贅物焉爾何足以塵藝圃而辱牙籤也哉昔者咸式雜俎志怪過於齊諧宗儀輟耕紀事奢於白帖然而君子弗之取何則多聞不能以闕疑多識不足以畜德故也今予此書得諸朝野輿言必證以陳編確論採

諸郡秉文集必質以廣座端人如其新且異也可疑者闕之可厭者削之雖鬱于性命之理若不足為畜德之助而語及古今事變或於道庶幾弗畔云雙槐亭名在廣郡會城予解組後栖息處也時

大明弘治乙卯仲春穀旦七十迂叟前琴堂傲吏香山黄瑜廷美甫謹書

雙槐歲抄目録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一月千江　子陵大白

丘文莊言行　保舉神童

脩省直言

先大父長樂府君蘊道立德思奮庸于時領薦後即挈家游宦十有五年於外乃返會城以老故見聞甚富然必參伍研覈歲增月潤始成是編惟館閣一二事猶闕疑焉比佐籍祿留院堂之東一鉅櫃房鐍案牘雖具元年楮墨完整如新因攜而補之洪武中科第及永樂初吉士姓名是也憶孩提時府君抱哺日置諸膝先考過庭時時問及名理

神化披閱語類諸書且誦且談既瑩所疑則笑曰程朱語我矣又奚疑焉其篤信如此聞邸報時事輙嘆曰蠻夷猾夏寇賊姦究雖帝世不能無也然明良率作脩其本以勝之今也機軸轉移竟何如哉竟何如哉江湖之憂形諸抄中者深矣及佐七八齡教以數與方名偶弄筆作河洛點畫見之喜溢眉宇遂遣就外傅今恭閱是編音容如在感念罔極爲之愀然因書目録後以示子孫尚寶藏之

嘉靖癸卯秋八月既望奉直大夫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脩撰嗣孫佐頓首百拜謹書

雙槐歲抄卷第一

聖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邃古貞應之符有開必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初
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鍾離東鄉
皇妣淳皇后陳氏嘗夢黃冠饋藥一丸燁燁有光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昳時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幛鄰有二郎神廟

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百餘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卧忽煜爚若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帝王之生必有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帽襖裙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既遷

仁祖

淳后之明年爲至正乙酉淮楚閭童謡曰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至即吳王位元年丁未即羊兒年也明年戊申建元洪武

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

表裏透徹如煅鐵初出于爐上有光焰迸發自二

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

謡云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

主人公其應如此未幾元主北遁而天下一統矣

又

仁祖先家泗州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題詩其上

曰汴水東流過舊京恢圖妙筭入

皇明暫攜諸將停歸騎來看中原第一城詩作於元

而

皇明之句又與

國號相符然則
聖皇之興所以開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夫豈偶然之
故哉
講經興感
丞相忠勤伯汪朝宗廣洋　乙未歲以儒宿被
召爲令史案除照磨正軍都諫司都諫事
太祖於草昧之初諫行言聽及有天下召入中書封
伯爵尋與胡惟庸並承爰立之命其所著詩集名
鳳池吟藁有奉
旨講賔之初筵詩叙曰臣梁貞用古詩三百十一篇

輯成巨帙進供
睿覽元之秦先生艮卿周先生侍坐
上躬親檢閱以實之初筵一詩
命臣廣洋直言講解顧念學問迂踈曷足發揚古作
者之微旨據經引註敬爲演繹
上亦爲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侯也九十衰耋尚
能令人作詩自儆復令人朝夕諷詠期于不忘矧
今以可爲之年當有爲之日何不激昂黽勉耶仍
命臣廣洋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俾揭于高堂
欲常接乎目應乎心以古賢侯爲自期視武公初

意尤昭著而浹洽矣觀其所敘蓋在爲都諫時也

聖祖當興王之時崇尚經學非徒悅之於心即欲見之於行而又

上下交相儆勵如此眞可爲萬世勸講之法也梁貞者浙江耆儒後官至太子賓客國子祭酒泰元之名從龍元御史寓鎮江周良卿不知何許人相傳初渡江時聘秦周丘三老待以客禮有諫則召之惜丘逸其名

御製逸詩

太祖高皇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雄渾如元

化自然嘗謂侍臣曰我起草野未嘗師授然讀書

成文渙然理順豈非天生邪見於

御製文集者可槩見已今得逸詩二首

賜都督楊文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

刀馬鳴甲冑乾坤肅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

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

春深慶百勞

賜善世法師文彬鳳陽行云老禪此去正秋時臨

淮水碧見蒼眉月明淮海鏡清影廣寒處處影常

隨水簾洞口溪雲白知是山人愛游客淮海月高

天氣凉西風凋葉槐長陌清霜將降鴈鳴天淮之南北盡平川荊山神禹鑿役使多幽玄禪心若欲與對越切莫將心戀　丹闕野人本與紅塵隔且去溪邊弄明月聲律醇正音響清越眞所謂昭回之光下飾萬物雖工於唐者萬不逮也

醉學士詩歌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

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詰

東黃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賞器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勑太官進天厨奇珍内臣行觴觴已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跽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
勝桮酌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更宜嚼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
瑟縮者三

上咲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
有所漬勉强一吸至盡
上大悅瀌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咲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一奉御
捧黄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
特會儒臣兮舉觴月蒼柳兮裊娜閲澄江兮水洋
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
泛瓊斝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
蹌蹌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

年八月七日午特書濂既醉下筆欹傾字不成行

列前綴五韻

上遂召濂至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濂曰

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

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濂再拜叩首以謝

上更勅侍臣應　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

華克勤給事中朱善方徵彭通聞而續賦者五人

秦府長史林温太子正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

張唯典籍孫蕡彭與孫皆番禺人也

國初新安趙東山先生汸著春秋師說述其師黃楚望澤春王正月辯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謬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左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爲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

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壹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所書月以證改時改月如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則改時改月甚明其證一也僖公三年六月雨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若是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此年不書旱不書飢明是周正其證二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狩此是子丑月故書狩主夏正者謂

非時而狩所以爲譏澤以爲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乃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爲獲麟耳決不可強以爲貶其證三也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同時有

程氏端學者著春秋或問畧曰周不改時惟改子月爲正歲故周官曰正月之吉始和正月者月之始也夏正建寅之月也吉朔日也始和者氣候初温和也三陽爲泰和可知也若建子之月則天地閉藏氷凍地坼謂之始和可乎正歲者歲之始也周以子月爲歲首夏正建子之月也淩人之職正

歲十二月令斬氷言正歲在十二月之前者以十一月爲歲首也下文春治鑑夏頒氷秋刷不言冬者正歲即仲冬也斬氷即季冬也周不改時於此可見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孟子謂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至於日至之時皆熟以此知日至之義不可専以冬至夏至論也鄭氏周官註疏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正月其說誤矣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爲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說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爲

長曆以從左傳之訛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論膠固未能致辯于此迨伊川謂春秋假天時立義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謂夏時冠周月夏時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爲謀春王正月果如是乎予按兩說亦各可通文定以春爲夏正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朱子所謂月與時常差兩月穀梁直以春爲歲之始雖建子亦可爲春猶予時爲日之始也逸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烝享

猶自夏焉故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按中春卯月也中秋酉月也周禮監於二代故用夏時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昭公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以中冬爲春而狩田以中春爲夏而蒐田此周月也以子月爲正月所謂正朔也魯史紀年必以是爲始而蒐狩用周月不從夏時故夫子告顏淵曰行夏之時終覺周月以子爲春之不正耳在他經可以用夏時而春秋紀事必用周正據師說三證則周人改時

旼月斷可知矣

宋元通鑑

四明陳桱嘗事張士誠爲編脩　國初徵爲修撰進直學士嘗作宋鑑綱目二十四卷行于世筆入其先世數事曰戶部尚書顯者嘗論蔡京之奸不復仕顯孫曰吏部尚書伸上章辨僞學諫韓侂胄北伐遂致仕伸子曰工部尚書德剛請復濟王官爵端平中左遷而卒德剛子曰太學博士著上書論賈似道奸邪出判臨安府桱卽著之孫也成化中建陽知縣張光啓續通鑑節要盡去桱之繆而

併元史入焉惜其當詳者畧當畧者詳謬誤尤多如聖宋非强楚清淮與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檝頗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此范仲淹赴桐廬郡至淮上遇風所作也而宋鑑以爲唐介詩且改强爲狂盡室爲今日蛟鼉爲魚龍可謂謬誤之甚者元鑑亦然徐世隆吳文丞相詩乃以爲王磐又如宋世三元者凡四人孫何王曾楊寘馮京是已顧又不載何寘而以宋郊厠焉稽諸文獻通考郊登第之科省元吳感而謂鄉舉南省廷試皆第一何耶又如元泰定帝太

子名阿速吉八而以爲王禪王禪蓋梁王也若此之類最多姑舉其顯著者耳夫詩章姓名淺近易紀而猶謬誤則事涉曖昧者當何如邪此太祖明宗之死所以爲千載不決之疑也

何左丞賞罰

東莞謝用賓京錄何左丞真遺事言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各稱相公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眞躬擐甲冑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領兵圍之久之未下眞第三子貴曰何三舍者與從簡皆勇而

有謀素相合從簡力請貴同往密爲表餌之術成奴曰何巢者廿焉時眞下令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於是奴遂伺間縛成以出眞見而釋之引置上坐笑謂曰公柰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爲貓孰知其虎奴求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且駕諸轉輪車人推之又數人鳴鼓督奴使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懼此刑也又數人鳴鉦督奴妻噓火奴一號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過也眞自是益有功頗自矜從簡

多所規畫李質據有嶺西眞欲併之以從簡諫而止後歸降封東莞伯余高祖諱從簡元末以保障功官至宣慰副使家傳缺畧得謝所録而後知其詳因收入焉予祖毋關氏南海山南人雖出鉅族能服勤習儉自洪武壬申稱未亡人足不出閾嘗談先世行事謂高祖保全李元帥正謂此永樂癸未仲冬民舍大火將及所居他物不遑携惟持譜牒擁蔽其面籲天哀號風反火回得免煨燼今家乘得存祖毋之功也

風林王課

風林先生朱學士允升升徽之休寧人博綜群書皆有考註至於數學卜筮靡不精究早從貲中黃楚望澤遊偕同郡趙汸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寘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人餉也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啓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於後山牽驢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爲之絕倒從居歙之石門館于臨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爲繼毋所苦楚幾

於驪姬一日告允升曰大不聊生矣遂自經後允
升夢大至其室適報生子允升因名之曰同字大
同且課之曰此子後必遭婦人之禍尋於所居山
前創蓋草舍數十間鄉人怪之指以爲問允升曰
後或車駕臨幸休軍旅於此爾丁酉秋　天兵下
徽
高皇帝素知允升名提兵過之果令軍士休其下允
升既被召問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大悅遂預帷幄密議問所願欲曰請留宸翰以光
後園書樓

上親爲書梅花初月樓以賜之臨行更問之允升跽
而泣曰臣子同後得全軀而死臣在地下亦蒙恩
不淺矣後吳元年拜翰林國史院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誥詞曰眷我同姓之老
實爲耆哲之英其見親禮如此洪武改元告歸省
墓時年踰七十致仕歸卒年七十二子同仕至禮
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中畫壁多其題詠或
令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
上疑之將殺同因念允升之請令其自經壬課精妙
一至於此允升前元甲申江浙行省鄉試第二人

戊子赴都省試下第授池州學正壬辰任滿還家
其事
聖祖以講究大禮儀制取用云
嘉瓜祥異
洪武五年夏六月應天府句容縣民張穀賓家園
産瑞瓜同蒂駢實以獻
高皇帝喜曰靈貺之臻也宴賚之　御製嘉瓜讚祝
其世生公侯人以謂張氏致此必昌且大居無何
邑人有與其弟穀恭同姓名者坐事自經死有司
㩦捕其弟以塞責穀賓走訴

闕下或戒之曰訴之且得重罪不聽訴之併就執縠恭慟曰我被誣有司命也兄何爲者縠賓曰吾赴弟之難奚悔焉卒俱死籍其家人傷寃之縠賓妻胡氏與其三子伯逵伯安伯啓皆謫戍崇山伯逵尋調赤水卒伯安留其弟養母躬往繼戍焉既去而毋亦卒人益傷之伯安有子諫後登進士擢御史人以爲理復其常然流離顛頓亦已甚矣瑞戌致異乃至於此由是觀之人家興衰固不繫乎草木以爲災祥也

洪武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於是開文華
堂禁中爲諸俊秀肄業之所堂去
奉天門不百武
車駕嘗幸臨之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正
月初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名其第一人張唯年
二十七永豐儒籍寓南陽府蘭陽縣其次王輝年
二十八祥符縣人李端年二十一懷慶府河內人
張翀年二十七洛陽人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國史
院編修賜冠帶衣服靴襪二十三日山東解額

內選進五名其第三人王璉年二十三濟南府長山縣人次則張鳳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俱淄川縣人陳敏年二十三馬亮年二十五俱棣州人

召見賦詩授官賜予亦如之於是唯等受 命入堂中讀書 詔詞林名臣分教之 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等與焉 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於是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月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顧諸

生皆　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閒
詢及肄業孰進益瀛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
雋才請錄爲弟子員　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
凡十有七人所可知者此九人耳三月初四日
上命瀛及殷哲搢張晟暨唯等回家祭祖皆攝監察御
史以行葬還任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
政事時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鄒傑等皆拜給
事中禮遇雖未及唯等然侍從
車駕遊　制被　顧問未始狠也其後多出爲參政
惟張翀須紀南陽府學教授時禁[illegible]也蓋[illegible]

謂之胡俗馬亮爲河南參政時信國公湯和經過
陪飲離席把盞和叱亮出對衆責諭以違禮禁罰
之張鳳爲廣西參政與同官將學按察副使虞泰
僉事李湜相與燕飲交互換盞醉後致争遂蹈刑
憲其事不約而同禮部移文戒勑百官乃洪武十
二年三月也
聖祖眷遇之厚千載一時諸人乃無能以功業自見
者有
君無臣不能不令人感歎也水東日記以王璡爲姑
蘇人蓋誤云

尊孔衛孟

國初象山錢惟明唐者貌魁梧善飲啗居嘗以豪傑自負元末天下大亂隱居年將六十見國朝一統乃詣京師敷陳王道獻長詩一章稱旨即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己酉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宜令天下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上從其議

上嘗覽孟子至土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

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舁之唐抗疏入諫與櫬自隨袒胷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剴切出於至誠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饗得不廢一日召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常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尊孔衛孟正色立朝於是乎有可稱矣

貴妃禮制

洪武中成穆孫貴妃薨　詔東宮服齊衰杖期懿文
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則無服
陛下貴爲天子而臣爲庶母服緦非所以敬　宗廟
重繼世也　上怒太子正字桂彦良持衰衣之懿
文服以拜謝遂著爲禮制甲子九月　孝慈皇后
喪既除冊李氏爲皇淑妃撫賜百官有差郭氏亦
進號皇寧妃没而服衰以母視之冊而無皇以君
視之別嫌明微以正內也李氏鳳陽壽州人父傑
洪武初以廣武衛指揮北征陣亡見劉學士集

禮儀尚左

聖祖初起兵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羣臣奉
上爲吳王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吳元
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爲
左相國達爲右相國禮記玉藻曰聽鄉任左註云
凡立者尊以見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
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尊君想當時二人侍
上坐必任左可知今中原及北方主賓相揖立時以
右爲尊就坐以左爲尊其得禮意由近輦轂故也

禁水火葬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

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義塚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如亡殁遠方子孫無力歸葬者聽從其便刑部著之律令斯法也我

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宋復元讐

胡元滅宋于厓山其禍烈矣帝昺既降封瀛國公史莫究其終然在燕八年因殺文丞相始給衣糧則是未給之先凍餒可知其意未嘗欲其生也後爲僧號合尊有子完普亦爲僧俱坐說法聚衆見殺其母舅吳涇全翁憂二僧曰我趙昺也被虜屠害已訴諸上帝許復讐矣已而中原大亂韓山童自稱宋裔燒香煽妖言孔雀明王出世既敗死至正十五年二月劉福通等迎其子林兒稱宋帝于亳縣其地舊有明王臺因以爲壇遂號小明王改元龍鳳二年下江南三年開江南行省以吳國公

爲大丞相卒啓我　大明以滅元者宋也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後倡義伐亡道秦者爲張楚之陳涉楚將項燕立懷王孫心號義帝沛公乘之卒以滅秦漢祚訖于帝禪禪實降于司馬昭柄魏時外金弗祀晉寔爲之劉淵既僭稱漢帝執辱懷愍而自言漢裔終篡晉位者又劉裕也李唐本支盡殲于朱溫其子孫不能報而李存勗報之是爲唐莊宗溫父子僭十餘年宮瀦廟燼而神尭文武祀于南唐乃與五代相終始宋復元讐大氏相類嗚呼天豈夢夢者邪

朝雲集句

洪武中西菴孫典籍仲衍蕡號嶺南才子工於集句敘所作朝雲詩一百韻語多不錄錄其敘蓋傳奇體以資談謔爾敘曰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仙城泛舟遊羅浮道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峯遺址還艤舟西湖小蘇隄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薄寒中人霜月如晝山深悄無人聲二客醉卧僧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雪隱約有字急呼小奚童篝燈讀之字體流麗飛動似倣衛夫人書法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日家住錢

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冢燕蹴飛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江離漠漠荇田田遠籬

野菜飛黃蝶糝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
鶴歸華表已多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
杜鵑其五曰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鬢腳垂
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隨野艇回
孤棹蟬曳殘聲過別枝青冢路邊南鴈盡問君何
事到天涯其六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斷蘇州刺
史腸猿帶玉環歸後洞君騎白馬傍垂楊鶴羣長
遶三珠樹花氣渾如百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為
郎憔悴卻羞郎其七曰孤月無情無[illegible]戀金爐香
燼漏聲殘雲收雨散知何處鬢亂釵橫特地寒去

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鳥慇懃爲探看其八日杏花疎雨立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短鬢欲星愁有效此身雖異性常存關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夜魂何桂尋思倍惆悵夜寒皺玉倩誰温其九日萬紫千紅總是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低楊柳樓心月香沁梨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堪聞思君今夜腸應斷雲破年欣白練裙其十日零落殘菟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草飛蝴蝶落日深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

此聲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年其後復書羅
浮王仙姑月夜過此有感而賦余驚曰此非仙語
乃人間意態也方欲再諦視而燈為北風所滅月
亦煙晦林木淅瀝作山鬼聲余毛髮森竪不敢久
立即還室掩戶踉蹡而卧夢一美人上衣紅綃下
衣繫荷絲裙從花陰中來年可二十六七奇葩逸
麗光奪人目風鬟霧鬢颯然淒冷殊不類人世中
所見者彷彿若有金支翠蕤導從其前後隔竹先
聞歌聲似吳人語余側足傾耳竦身聽之則悠揚
宛轉欲斷還續半空松栢作笙簫聲助其清婉而

蛩蚓唧唧若爲之擊節也其詞曰舞衫歌扇舊因緣萬事傷心在目前雲物不殊鄉國異夭桃窓下背花眠煙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鬢有華燕子啣將春色去夢中猶記詠梅花青山隱隱水迢迢客夢都隨歲月消惟有別時今不忘水邊楊柳赤闌橋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剛般若經雨冷雲香吊書客夢中同躡鳳凰翎遠上寒山石徑斜宮前揚柳寺前花紅顏未老恩先斷莫怨東風當自嗟與君畧約說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來經幾載愁心一倍長離憂旅館寒燈夜不眠湘波

冷淩一枝蓮何時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
欲寫愁腸愧不才依稀猶記妙高臺問余別恨知
多少巴蜀雪消春水來紫烟衣上繡春雲一樹繁
花對古墳辛苦無歡容不理半緣修道半緣君春
愁冉冉帶餘酲珍簟銀牀夢不成知子遠來深有
意酷憐風月為多情光陰卒卒一飛梭怨入東風
芳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雲楚雨暗相和身前
身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慚愧情人遠相訪
為郎憔悴卻羞郎歌已復續拗體詩三首白裕王
郎寄桃葉金勒駿馬換小妾翠眉蟬鬢生別離南

園綠草飛胡蝶野棠開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爲誰綠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瞿塘嘈嘈十二灘遶船明月江水寒欲隨郎船看明月遊絲落絮春漫漫其聲哀而不傷怨而有容亹亹而不窮如孤鳳之鳴梧桐雌龍之吟水中也歌闋余不覺泣下亟趨見之環珮餘音猶冷然也謂余曰妾錢塘歌者眉山蘇長公妾也言訖不見余亦驚覺詢之寺僧則曰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今數百年矣或其餘傀也邪余怛然自失酹以椒漿云

雙槐歲抄卷第一